

A Fugitive Hawk:
Aspects of Robert Penn Warren's Poetry



逃逸的鹰

——罗伯特·潘·沃伦诗歌研究

何欣◎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TJWW15-030)

A Fugitive Hawk:
Aspects of Robert Penn Warren's Poetry



逃逸的鹰

——罗伯特·潘·沃伦诗歌研究

何欣◎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逃逸的鹰：罗伯特·潘·沃伦诗歌研究 / 何欣著.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6.11
ISBN 978-7-310-05224-0

I. ①逃… II. ①何… III. ①沃伦—诗歌研究 IV.
①I71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19402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刘立松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

天津午阳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230×160 毫米 16 开本 16.625 印张 2 插页 244 千字

定价：45.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前言

外国现当代诗歌是世界诗歌宝库中的重要财富，但由于其中不少作品给读者留下晦涩难懂、抽象庞杂的印象，以及受时间影响尚未有定论、对作品评价褒贬不一等客观现状而较少受到国内研究的关注。笔者虽力量微薄，却希望弥补这种缺憾之一二，故而选择了 20 世纪美国诗坛一隅作为关照对象。

在 20 世纪美国诗坛的众多瑰宝中，罗伯特·潘·沃伦（也译作罗伯特·佩恩·沃伦，Robert Penn Warren, 1905—1989）的诗歌可谓光华逼人，为其赢得了包括两度普利策诗歌奖、美国国家图书奖、博林根诗歌奖、哈里特·门罗诗歌奖和美国第一任桂冠诗人等在内的十几种重量级奖项，也让他成为美国文学史上迄今为止因诗歌获得最多荣誉的人。

沃伦的诗歌不仅得到官方的认可，还像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的诗歌一样在民间受到喜爱，在沃伦生前就有不少研究和爱好者，而 1989 年沃伦去世后，美国更是掀起了新一轮沃伦研究热潮，大量论文和专著纷纷问世。在国际文坛上，沃伦也颇有声誉，其以诗歌研究为主要基石的“新批评”（New Criticism）思想是世界文学批评领域的重要思想之一，至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与克林斯·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合著的教材《理解诗歌》（*Understanding Poetry*, 1938）成为世界诸多大学英语专业指定书目之一。对这样一位在现当代诗歌领域有着如此成就和影响力的诗人，国内还未有对其研究的专著，实属憾事。笔者不才，愿在此抛砖引玉。

沃伦虽为美国“南方逃逸派”代表，其诗歌弥漫着浓郁的南方气息和地方色彩，但其视野并未局限于此，而是心系天下苍生和整个人类的命运与前途，思索的是如何整合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的支离破碎之关系来重建和谐秩序和完整自我——这种具体与普遍的结合，

出世与入世的统一，理性哲思与道德关怀的交融都促使笔者选择沃伦诗歌进行研究。其诗歌蕴含的深刻哲理，以及在认识人性与社会弊端的基础上对理想执着追寻的精神取向，对带领人们走出现实困境、奔向美好未来也有一定启发，这也是本研究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本研究获得了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号：TJWW15-030）的资助，在此深表感谢。本专著在撰写的过程中得到了恩师王立新教授、天津外国语大学领导如张晓希教授、英语学院领导如项成东教授、高嘉勇教授等的指导、帮助与支持，王静、苗雨等在资料收集、文稿校对等方面贡献了力量，南开大学出版社也为专著的出版付出了辛勤劳动，我的家人一直鼓励和支持着我，在此一并表示深深的谢意。

目 录

绪篇：沃伦生平与诗歌创作·····	1
声韵篇·····	13
一 诗歌与声韵的关系·····	13
二 声韵在诗歌中的功用·····	16
三 沃伦诗歌的声韵·····	22
主题篇·····	61
一 沃伦诗歌中的“逃逸与追寻”主题·····	62
二 沃伦诗歌中的其他主题·····	148
结构篇·····	156
一 沃伦一生诗歌的宏观结构·····	157
二 沃伦具体诗歌的主要结构·····	159
意象篇·····	175
一 鸟与天空的意象·····	177
二 鹿与森林的意象·····	189
三 水与洞穴的意象·····	194
聚焦篇·····	205
一 聚焦理论及其对沃伦诗歌的适用性·····	206
二 游荡的灵魂——沃伦诗歌的重要聚焦·····	209
时间篇·····	217
一 时间观的类型·····	217
二 沃伦的时间观及其在诗歌中的体现·····	219
参考文献·····	244
后 记·····	258

绪篇：沃伦生平与诗歌创作

罗伯特·潘·沃伦 1905 年 4 月 24 日生于美国肯塔基州托德郡的格斯瑞小镇 (Guthrie, Todd County, Kentucky), 是家中长子, 下面有一个妹妹玛丽 (Mary) 和一个排行最小的弟弟托马斯 (Thomas)。他的母亲安娜·露丝·潘 (Anna Ruth Penn) 是名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学教师, 父亲罗伯特·弗兰克林·沃伦 (Robert Franklin Warren) 是位非常有家庭责任感并热爱文学的银行家。

论及沃伦的生平与其诗歌创作的关联时, 首先要提到的就是他的父亲。沃伦的父亲年轻时曾对文学尤其是诗歌怀有浓厚的兴趣, 并自己尝试创作了一些诗篇, 可后来遭逢其父病故, 为承担家庭的重担而毅然放弃了对文学的追求, 走上了做苦工和经商的道路。某种意义上讲, 沃伦的血液中就流淌着热爱诗歌的基因, 而他从事诗歌创作的起因之一就是完成父亲未竟的梦想。这在其诗歌《读至深夜, 温度下降》(“Reading Late at Night, Thermometer Falling”) 以及《树叶》(“The Leaf”) 等中就有所体现: 前者描写了“我”在书架上发现了年轻时的父亲在读书时意气风发、憧憬未来的照片并找到了父亲曾写过的诗; 后者则描写了“从一个更遥远的花园, 从另一棵树的树荫中, 蝉停止鸣叫时, 父亲的声音开始向我召唤”——这些一方面是实际情境的诗意再现, 另一方面也可谓诗歌创作代代传承的象征性表达。

为沃伦诗歌创作打下根基的还有他儿时的家庭教育。沃特金 (Floyd C. Watkins) 等在《与罗伯特·潘·沃伦交谈》(Talking with Robert Penn Warren, 1990) 采访中所记录的沃伦自述表明: 沃伦的家中有一个大大的书架, 上面摆满了各种书籍, 自他幼年起父母就把家中的藏书拿出来供他阅读; 他的父亲有晚餐前后给孩子们读诗歌或历史传记的习惯, 并曾

专门雇人教沃伦细读《圣经》；居住在南方烟草种植场上的、同样拥有大量藏书且喜爱背诵拜伦诗歌和讲述历史故事的外公盖布里埃尔·托马斯·潘（Gabriel Thomas Penn）也给了沃伦很好的、甚至某种程度上更重要的文学启蒙。沃伦回忆：“我是部分地由酷爱史书并整天谈论历史的外公带大的，他是位南方邦联老兵，一名骑兵上尉，他那里充满了像拿破仑与他的元帅之类的故事和战争历史，在我还是个孩子时我就沉浸于其中了。”^①沃伦的诗歌所萦绕的浓厚的历史意识、对各种战争的反思、对浪漫主义诗歌的借鉴、高超的叙事技巧、时隐时现的《圣经》原型或故事、植根于南方的素材和人物等，都与他儿时的家庭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

沃伦父亲和外公的为人、他们个人故事的传奇色彩，尤其是凝聚在他们身上的一些传统优秀价值观直接催生了沃伦的很多诗歌。有很多诗歌从名称上就能直接显示这种关联，比如《家谱》（“Genealogy”）、《永恒的基业》（“Mortmain”）、《烟草乡村的童年》（“Boyhood in Tobacco Country”）、《肯塔基旧时童年》（“Old-Time Childhood in Kentucky”）、《重葬：对外祖父的回忆》（“Re-interment: Recollection of a Grandfather”）等，还有很多从内容上描写了沃伦和他们的对话或对他们的回忆，比如《军法审判》（“Court-martial”）、《自然史》（“Natural History”）、《读至深夜，水银柱在下降》《当生命开始时》（“When Life Begins”）、《树荫里是安全的》（“Safe in Shade”）等。这些诗歌有的描述了沃伦父亲年幼失怙却勇于担起家庭重担、虽放弃挚爱的文学却能“觉得很幸运，早年就懂得了人尽义务也能幸福”、晚年为免家人担心独自隐忍癌症的人生；有的追忆了沃伦外公南方邦联老兵的戎马生涯，与晚辈们口耳相传的南方“爱、信、勇”等价值观，对人性的洞察和对战争中杀戮之罪的虔诚忏悔等。这些诗篇读来真挚细腻，具有传记色彩的同时又直指人心，发人深省。

成就沃伦及其诗歌的不仅有儿时亲人的影响、家庭的教育，还有他自小耳濡目染的家乡特有的风土人情和故事传说。沃伦孩提阶段的大部分时光除了阅读就是在外公的烟草种植园里或周边的山川树林中度过。

^① Warren, Robert Penn. An Interview[A]. In: Floyd C. Watkins et al. eds. Talking with Robert Penn Warren[M]. Athens: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0: 149.

他在诗歌中曾这样描写他儿时的生活和见闻——“在松树林中我们曾奔跑、呼喊/洋溢着快乐与天真，而至今/我们的声音还在那片高高地/笼罩着我们质朴的绿色中回响……”（《午夜独白》“Monologue at Midnight”）；“……秋天的落日/红如燃烧的草垛。丛丛果林，/树叶虽未全部凋零，却在红色映衬下显得发黑，就像/其片片叶子都是由铜锻造，而今已黯黑成/永恒。远处，烟草烤房中飘来，/蓝色的烟，夹杂着一缕缕苍白，贴向世界晦暗不明、难以界定的苍穹。//跨越割过的烟草茬，在回家路上或无家可归，一串黑人的/嗓音，比海洋之心更深、更蓝，比/悲伤或高粱更甜，向第一颗诞生的星/言说了生命的无名……”（《烟草农场中的童年》“Boyhood in Tobacco Country”）；“当我还是小男孩我看到我所在的世界。/我看到它为它之所是。竹丛中有着/熊爪劈开的路径。烟草，/一望无垠，黑手指的粉指肚/把从烟草叶上择下的烟草虫挤成/绿色的汁。大鳟鱼/一动不动，静悬在他那巨大的溪卵石/投下的阴影中……”（《肯塔基旧时童年》）。南方的松树、果林，烟草、高粱，大熊、小虫，鳟鱼、卵石，还有黑人那深沉的歌声和细心的劳作，这些深情的描写都散发着诗人对乡土的浓浓依恋、对大自然和田园生活的拳拳热爱、对黑人的同情和肯定、对重拾失落纯真和重归天人合一的渴望，而这四者都成为其诗歌重要的主题，或化作独立诗篇，或作为组成部分出现在沃伦的诸多诗歌中。沃伦生于美国南方，长于美国南方，去往北方任教后又频频回顾养育他的南方，沃伦的家乡对其诗歌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如上所述的诗歌主题方面，沉淀在他记忆深处的家乡地貌和人文也间接影响了他的诗歌行文和基调。肯塔基州以喀斯特地貌为主，岩石突露、奇峰林立，昵称“早熟禾州”（“Blue Grass State”），处于美国中东部，农业至今是其重要产业，沃伦出生的格斯瑞尤其如此。^①正如约翰·斯图尔特（John L. Stewart）所说：“沃伦的肯塔基具有一种甚至对南方来说也颇为独特的美、暴力和伤感，而这永久地塑造

^① Funk, William H. Glimpses of Seasons: A Pilgrimage to the Birthplace of Robert Penn Warren[J]. Southern Quarterly, 2008, 46(1): 100-101.

出他的想象力、他的风格、他对人的观念。”^①沃伦的不少诗歌确实折射出这种特有的硬朗、秀阔、峻奇和感伤，而伴他成长的南方种植园和小镇生活的淳朴、宁静、亲切、和谐又部分调和了他诗歌中的基调。因此，沃伦的诗歌刚柔并济，时而有史诗般的恢宏，时而又蓝调式的清幽，硬朗处如山峰削立，和软处似溪水蜿蜒，厚重而又轻盈，宏阔而又细腻，奇文异笔时隐时现，妙思隽语比比皆是，带给读者难忘的体验。当地形形色色的民间故事和口头传说则直接给沃伦提供了诗歌素材——据访谈记载，《龙的兄弟》（*Brother to Dragons*）长诗就取材于肯塔基的旧时传说，《比利·波兹谣曲》（“The Ballad of Billie Potts”）则源于沃伦姑姑所讲的格斯瑞小镇流传甚广的民谣，而《奥都本：一个幻象》（“Audubon: A Vision”）也是对南方流传故事的重新立意和改编，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沃伦生活的年代横跨了几乎整个 20 世纪（1905—1989），其间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之后肇始于美国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美国文学也经历了“新诗运动”“南方文艺复兴”“新批评”等一系列文学运动与思潮。可谓时局动荡、发展迅速、变化迭起，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沃伦的诗歌创作。他个人的经历更是与这个特殊的时代交织在一起，共同在其诗歌创作上打下烙印。

先前论及的沃伦童年是快乐平和的，但绝非从此一帆风顺。1920 年夏天，15 岁的沃伦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变故**——他的左眼因被弟弟意外用石子击中而失明^②，这断送了他当一名海军军官的梦想（他刚刚考取了美国海军学院），却也意外开启了他在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等各大高校中学习深造并最终投身文学与教育的人生之路。这次意外对沃伦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就是让他终生都活在怕失去另一只眼睛的焦虑和隐隐的自卑中。这种焦虑使得沃伦倍加珍惜可见的光阴去学习、去创作、去体验，从某种程度上加速了他的成长，让他的成果更加丰硕；这种自卑让他对拥有锐利目光的鹰钦羡不已，而在诗歌中反复描

① Stewart, John L. *The Burden of Time: The Fugitives and Agrarian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430.

② 阿尔文·P·桑诺夫著，余韵译，美国桂冠诗人罗伯特·潘·沃伦谈诗歌创作[J]，外国文学动态，1987（4）：11—14.

摹，在一定意义上成就了他诗歌的核心意象与张力结构——这次不幸淬炼了他敏感的心灵，从创作的角度而言却也是他的一种幸运。

经历这次变故的沃伦 16 岁(1921 年)进入美国田纳西州(Tennessee)的范德比尔特大学，开始学习的是化学工程专业，但比较反感其以死记硬背为主的教学方式。当时整个范德比尔特大学正沉浸在对诗歌的狂热之中，沃伦也受到了这种氛围的感染并意识到文学更贴近他灵魂深处的渴望，所以毅然弃理从文。大学一年级时他选修了后来成为美国“新批评派”领军人物的约翰·克罗·兰瑟姆(John Crowe Ransom)的英语写作课，从此与这位启蒙老师和诗人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还幸运地与之之后成为著名诗人和评论家的艾伦·退特(Allen Tate)同住一间宿舍，得以经常切磋诗歌。此间沃伦加入了“逃逸派”(The Fugitive)并逐渐显露出卓越的文学才能，尤其是诗歌才华。“逃逸派”发源于美国南部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市(Nashville)，由当地一群大学教师和学生以及几位对文学感兴趣的商人和社会活动家组成，是一个定期聚会讨论诗歌、文学和美国生活的非正式文学团体。^①它是社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其兴起和发展与 20 世纪 10 年代美国文坛上掀起的“新诗运动”及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的美国南方文艺复兴息息相关。与 20 世纪初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的局面不相称的是其精神文化领域的死气沉沉和停滞不前。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蓬勃发展及工农运动的高涨，美国国内出现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人们的思想文化意识受到巨大冲击，一场扫荡诗坛的新诗运动和美国二次文学繁荣应运而生。就南方而言，传统南方的“末代骑士”文学已经与战后南方的现实格格不入，而文坛中粉饰南方战败、一味沉浸在旧南方荣光中不肯面对现实的倾向也令很多诗人不满。于是在新诗运动和南方文艺复兴大潮的冲击下，南方“逃逸派”异军突起。它的宗旨是“逃脱南方旧传统的弊端和束缚，即旧南方那种略带病态、矫揉造作、逃避现实的感伤文学”^②。“逃逸派”诗人们不再缅怀贵族名流、绅士淑女闲适祥和的生活，也不再追慕昔日的荣光而感慨万千，转而崇尚以南方的现实为根基，把目光对准

① 吴瑾瑾. 罗伯特·潘·沃伦的故土情结与文学创作[J]. 当代外国文学, 2008(1): 46.

② 吴瑾瑾. 罗伯特·潘·沃伦的故土情结与文学创作[J]. 当代外国文学, 2008(1): 46.

各个阶层，大胆揭露其在南北战争中战败的事实与落后衰败的现状，以及南方家族中存在的暴力与堕落等——他们致力于反映真实的南方及社会变迁带给人们精神上的苦闷、愤怒与彷徨。同时，他们也并非一味否定过去、全盘迎合北方文化，而是反思并抵制北方工业文明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反对在新南方的建设中走和北方一样的道路，倡导弘扬南方农业文明中优秀的因子来弥补工业化、都市化、现代化等所带来的弊端，从思想观点到美学原则都走一条折中包容的道路。这种“逃逸派”的宏观宗旨对初涉文坛的沃伦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主要成员如兰瑟姆和退特，也因其与沃伦的关系而直接在创作手法和诗学理念等方面影响了沃伦。甚至连其名称“逃逸派”的“逃逸”这个字眼从某种程度上说都以心理暗示的方式对沃伦诗歌的创作起了潜移默化的导向作用。沃伦诗歌中占主流的“逃逸与追寻”主题、结构、意象等就与以上因素有重大关联。

1925年沃伦以“最优等生”(Summa Cum Laude)的身份从范德比尔特大学毕业，1927年他取得了加利福尼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的硕士学位，1927年至1928年他在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进行研究生学习，并于1928年以“罗德访问学者”(Rhodes Scholar)的身份前往英国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深造。在牛津大学期间，他为论文集《我要表明我的立场：南方与农业传统》(*I'll Take My Stand: The South and the Agrarian Tradition*, 1930)撰写文章，表明了他的重农主义立场和对老南方的思考，这也成为日后他诗歌思想和主题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1930年，25岁的沃伦结婚后，同妻子艾玛·布雷夏(Emma Brescia)一起回到美国，在田纳西州孟斐斯(Memphis)的西南学院(Southwestern College)当了一名大学讲师。1931年，沃伦经历了人生的第二次变故——先是母亲于10月不幸去世，紧接着父亲也遭逢破产，这些接连的不幸在他的诗歌《红尾鹰与少年时代的火堆》(“Red-tail Hawk and Pyre of Youth”)中有着自传式的记录，从此对母亲的追思和对家族命运的探讨也成为他诗歌重要的组成部分。之后沃伦先后在范德比尔特大学、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等高校执教。在路易斯安

那州立大学时，应校长之邀，他与布鲁克斯等合作主编了《南方评论》（*Southern Review*）杂志。在他们担任主编的七年（1935—1942）时间里，《南方评论》成为美国当时最权威的文学评论杂志之一。彼时正是“新批评”浪潮风起云涌之时，沃伦与布鲁克斯合作出版了《文学入门》（*An Approach to Literature*, 1936）、《理解诗歌》和《理解小说》（*Understanding Fiction*, 1943）这3本教材，把“新批评”的原则引入广泛的实践；后来在耶鲁大学共事期间，他们与维姆萨特（William K. Wimsatt, Jr.）和韦勒克（Rene Wellek）等人形成了“新批评”的后期中心集团之一，以“耶鲁集团”闻名。^①他们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新批评”的有关思想并深刻影响了美国大学文学教育的模式，尤其是《理解诗歌》影响极大，被誉为“把新批评派的正统观念传授给整整一代美国文学学生的一个主要媒介”^②。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南方评论》于1942年停刊，此后沃伦被迫离开南方，来到位于美国北部的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任教。这次由南到北的“逃亡”经历深刻影响了沃伦的人生观、世界观、诗学思想和诗歌创作。北方更为豁达自由的氛围也使得沃伦的诗歌摆脱了一些旧有的桎梏，在结构和内容上都有了新的探索，焕发了蓬勃的活力；而对南方不断的“回望”与“反思”也直接构成了他诗歌特有的主题。在此期间，他一直以来的创作冲动空前高涨，在授课之余进行了大量诗歌、小说和故事等的创作。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内心深处持久的欲望就是写诗歌和小说。即便我知道这种欲望和我所从事的职业并不冲突，但当我离开教室、完成教师职责时，还是把绝大部分的精力都投入诗歌和小说的创作之中。”^③果然，几年间沃伦以他惊人的能量、自律精神和创作热情完成了5部小说和1部诗集的创作。

1950年，沃伦离开明尼苏达大学，前往位于康涅狄格州的耶鲁大学任教。次年，沃伦经历了人生的第三次变故——他和妻子艾玛·布雷夏

① 胡家峦. 导读[A]. 见：克林斯·布鲁克斯，罗伯特·潘·沃伦著. 理解诗歌（第4版）[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1.

② Lodge, David. 20th Century Literary Criticism: A Reader[M]. London: Longman, 1972: 291.

③ Bohner, Charles. Robert Penn Warren's Life and Career[A]. In: John A Garraty; Mark C Carnes, American National Biography[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9.

的婚姻宣告破裂。这段不幸的婚姻对沃伦的影响之一就是,有10年左右的时间他几乎没进行诗歌方面的任何创作。1952年沃伦和埃莉诺·克拉克(Eleanor Clark)结婚,埃莉诺本人也是一位作家,这段婚姻比较美满,还赐予了他们两个孩子,沃伦的创作也因此又迎来了一个新的高峰,尤其重要的是沃伦又寻找到了诗歌创作的灵感。直至晚年沃伦仍笔耕不辍,有大量优秀作品问世,以至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把沃伦的晚年比作堪与哈代(Thomas Hardy)、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和斯蒂文斯(Wallace Stevens)齐肩的“伟大的最后阶段”^①。1989年9月15日,沃伦的生命走向终结,但他留给人们的大量诗歌、小说等优秀作品却永远成为文学宝库的一笔财富,吸引一代又一代的人们阅读、研究。

沃伦的创作生涯光辉灿烂,成就斐然。单就诗歌而言,众多嘉奖和头衔是对沃伦包括诗歌在内的整体文学贡献的肯定:沃伦的早期诗歌获得了美国诗歌学会(Poetry Society of America)颁发的雪莱纪念奖(Shelley Memorial Award);1944—1945年沃伦受邀担任了美国国会图书馆第二任诗歌顾问;1952年他被选举为美国哲学学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成员;1957年诗集《应许:1954—1956年的诗》(*Promises: Poems 1954-1956*)获得普利策诗歌奖、美国诗歌学会颁发的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奖(The Edna St. Vincent Millay Prize)以及美国国家图书奖这三项大奖;1959年他当选为美国艺术文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Letters)成员;1967年他的诗集《诗选:新与旧1923—1966》(*Selected Poems: New and Old 1923-1966*)荣获博林根诗歌奖;1970年沃伦获得美国文学奖章(American National Medal for Literature),同年他的以单行本出版的长诗《奥都本:一个幻象》还荣获凡·威客·布鲁克斯奖(Van Wyck Brooks Award);1974年他被国家人文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选中做每年一度的杰弗逊演讲(Annual Jefferson Speech);1975年他获得了美国艺术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颁发的爱默生-梭罗奖

^① Bloom, Harold. Foreword[A]. In: John Burt ed. The Collected Poems of Robert Penn Warren[M].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8: XXII.

(Emerson-Thoreau Award) 并当选为美国艺术科学院成员; 1976 年, 为奖励沃伦整体的文学生涯, 并尤其奖励他的诗集《抑或: 1968—1974 年的诗》(*Or Else—Poem/Poems 1968-1974*), 美国诗人学院 (The Academy of American Poets) 给沃伦颁发了哥白尼奖 (The Copernicus Award); 1977 年他获得哈里特·门罗诗歌奖和威尔玛和罗斯维尔·梅辛奖 (The Wilma and Roswell Messing, Jr. Award); 1979 年沃伦的诗集《此时与彼时: 诗 1976—1978》(*Now and Then: Poems 1976-1978*) 为他赢得了第二次普利策诗歌奖; 1980 年他又一人囊括了康涅狄格州艺术委员会奖 (The Connecticut Arts Council Award)、总统自由勋章 (The 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联邦文学奖和由现代语言协会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颁发的哈贝尔纪念奖 (The Hubbell Memorial Award) 这四个奖项; 1986 年他荣获美国第一任“桂冠诗人”称号, 为他的诗歌成就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点。

一生获奖无数的沃伦在文学界的位置一直相当稳固。他生前就拥有不少的研究者, 比如罗杰·塞尔 (Roger Sale)、西蒙·沃瑟尔 (Simone Vauthier)、维克多·斯特朗伯格 (Victor Strandberg)、约翰·路易斯·朗利 (John Lewis Longley) 等。朗利早在 1969 年就指出“罗伯特·潘·沃伦拥有的地位是杰出和独一无二的。他的独一无二就在于他是唯一一位无疑在诗歌、文学批评和小说领域都出类拔萃的健在的美国作家”。在 1989 年沃伦去世后, 美国更是掀起了新一轮的沃伦研究热潮, 大量的研究论文和专著纷纷问世, 众多研究者都加入这个行列, 这股势头一直持续, 进入新千年后仍在继续。譬如批评家詹姆斯·贾斯特斯 (James Justus)、罗伯特·海尔曼 (Robert B. Heilman)、哈罗德·布鲁姆、詹姆斯·格里姆肖 (James A. Grimshaw)、卡尔文·贝迪恩特 (Calvine Bedient)、雷纳德·卡斯珀 (Leonard Casper) 等; 沃伦迷如约翰·爱德华·哈代 (John Edward Hardy)、路易斯·鲁宾 (Louis Rubin) 和尼尔·那卡塔特 (Neil Nakadate) 等; 以及一些知名的作家兼批评家, 如克林斯·布鲁克斯、约翰·斯图尔特 (John L. Stewart)、理查德·格雷 (Richard Gray)、海伦·麦克尼尔 (Helen McNeil) 等; 此外还有专门研究沃伦的学者休·鲁佩斯贝格 (Hugh Ruppensburg)、威廉·贝德福德·克拉克 (William Bedford

Clark), 马歇尔·沃克(Marshall Walker)和阮迪·亨迪克斯(Randy Hendricks)等。其研究角度遍及叙事学、新历史主义、历史编纂学、弗洛伊德心理学、女性主义和性别学、酷儿理论、非裔美国人研究、政治学和伦理学等。^①

其中针对沃伦诗歌的专门研究包括维克多·斯特朗伯格(Victor Strandberg)撰写的、由肯塔基大学出版社1965年出版的《冷火: 罗伯特·潘·沃伦诗歌研究》(*A Colder Fire: The Poetry of Robert Penn Warren*), 这是较早对沃伦诗歌进行研究的专著之一; 有莱沙·卡恩斯·科里根(Lesa Carnes Corrigan)撰写的《纯粹想象的诗歌: 罗伯特·潘·沃伦和浪漫主义诗歌传统》(*Poems of Pure Imagination: Robert Penn Warren and the Romantic Tradition*, 1999), 系统地梳理了沃伦诗歌和浪漫主义传统的关联及其成因, 尤其列举了沃伦诗歌中与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和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一脉相承的成分; 还有休·鲁佩斯贝格(Hugh Ruppersburg)的《罗伯特·潘·沃伦和美国想象》(*Robert Penn Warren and the American Imagination*, 1990)。该书探讨了沃伦创作中的核心隐喻, 即“美国理想与美国现实的差距”, 沃伦创作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民主、地方主义、个人自由、个体责任感、少数民族关系和最重要的主题——理想的丢失)以及这些主题在沃伦的3首以单行本发行的叙事长诗——《龙的兄弟》《奥都本: 一个幻象》和《内兹帕斯的约瑟夫酋长》(*Chief Joseph of the Nez Perce*, 1983)——中的表现: 《龙的兄弟》描绘了奴隶制的恐怖和杰弗逊理想主义的后果; 《奥都本: 一个幻象》颂扬了想象力在一个人于荒野中寻求确立美国身份的过程中所能发挥的巨大力量; 《内兹帕斯的约瑟夫酋长》则批判了美国建国构想中的缺陷, 即牺牲了美国土著居民并把他们从美国历史中摒弃。近期关于沃伦诗歌研究的专著当推2009年9月乔·E. 萨尔诺斯基(Joe E. Sarnowski)的《美国诗人罗伯特·潘·沃伦的文学成就: 他与道德、神话和现代主义的终身搏斗》(*The Literary Achievements of the American Poet Robert Penn Warren: His Life-long*

^① 吴瑾瑾. 生之必然渗透——罗伯特·沃伦的自我认知哲学观与文学创作研究[D]. 山东大学, 2008: 3.

Struggles with Morality, Myth, and Modernism)和肯塔基大学出版社2014年7月出版的由伦道夫·保罗·鲁扬(Randolph Paul Runyon)撰写的《编织的梦：沃伦晚期诗歌》(*The Braided Dream: Robert Penn Warren's Late Poetry*)。前者研究了20世纪社会和文化语境下罗伯特·潘·沃伦的诗歌如何向固有模式发起挑战；后者则敏锐关注了沃伦诗歌中隐藏的叙述和时间的戏仿，突出了诗歌顺序的安排也是诗人作诗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及诗歌与诗歌之间的互文等。美国的沃伦研究中心更是先后推出了不少研究沃伦诗歌的富有洞见之作，如西肯塔基大学罗伯特·潘·沃伦研究中心(Center for Robert Penn Warren Studies at Western Kentucky University)出版的《罗伯特·潘·沃伦研究年鉴》。

国内对罗伯特·潘·沃伦诗歌研究做得比较深入的当属柳向阳和吴瑾瑾，他们二人撰写的比较文学学位论文都与罗伯特·潘·沃伦的诗歌有关，并且发表了多篇相关学术文章。比如2005年第5期《外国文学研究》上刊登的柳向阳的《论奥古斯丁时间观与罗伯特·潘·沃伦的诗歌创作》一文。该文就沃伦诗歌作品中的时间观提出了有洞察力的见解——相对于物理时间而言，沃伦作品中体现更多的是心理时间，展示了生命的历程和自我发现，这可以通过奥古斯丁时间观的生命和诗学内涵与亚里士多德连续时间观的对比而看出。此外柳向阳还在2007年第4期《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上发表了《论罗伯特·潘·沃伦诗歌中动物的生命特征》，从生命本质思想角度解读了沃伦的动物诗歌。吴瑾瑾则从“生之必然渗透”哲学的角度统观沃伦的创作，对其自我认知的过程提出了重要观点，并从时间观、空间观和道德观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详见其发表于2009年第2期《英美文学研究论丛》的《生之必然渗透——罗伯特·潘·沃伦的自我认知哲学观与文学创作研究》和发表于2007年第5期《外国文学研究》的《历史延续性与道德责任的二维统一——论沃伦作品中完整自我的塑造》等文章。此外还有陈耀庭撰写的硕士论文《论罗伯特·潘·沃伦诗歌中“爱与知的碰撞与和谐”》以及肖徐彧发表于2010年第4期《兰州学刊》的《论罗伯特·潘·沃伦后期诗学观念的转型》一文。前者从沃伦诗歌中的张力及诗歌中的“不纯”因素等角度探讨了其诗歌的艺术效果，并通过分析“爱与知”的相